

关于红领巾的畅想

■胡世宗

回望人生我永远难忘，
那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时光，
星星火炬的队旗，
招展在我们前方，
我们戴着咚咚的队鼓，
一路伴着鸟语花香。
无论在课堂，
听老师讲语文、算术，
还是在操场，
伸展我们幼稚的臂膀；
无论是参加夏令营，
到清波荡漾的湖上，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还是去熟悉的街巷，
看望生病的五保户大娘……
我都懂得
我胸前的红领巾，
那鲜红的颜色
浸透着前辈多少嘱托和期望，
那嘱托和期望，
放在我们稚嫩的肩上
是怎样沉甸甸的分量！

我知道，
那浸染红领巾的烈士的鲜血，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
也不能白流，
那是无言的深刻的提醒，
像警钟响在身旁：
我们自己并不单单属于自己呀，
而是属于遥远的南湖的红船，
属于井冈山杜鹃，
属于枣园的灯光，
属于平型关激战的烽火，
属于渣滓洞冰冷的铁窗……
我懂，我懂——
革命的道路，
历来曲折而又漫长，
我们举着大胡子马克思的旗，
历经无数坎坷，
从胜利走向胜利，
走在中国特色康庄大道上！

啊，时光飞逝，

岁月沧桑，
我走过幼稚的少年、拼搏的青年
和稳健的中年，
如今已是满脸皱纹，白发苍苍！
我离开了工作岗位，
却并没有完全“脱岗”，
因为我感受到
那盛开的祖国的花朵，
是那么鲜艳，
是那么明丽，
是那么可爱，
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鼓舞的清香！
花朵需要雨露呀，
花朵需要阳光，
花朵需要战胜暴风的袭击，
花朵需要打退害虫的张狂！

随着时光的飞逝，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逐渐深切地
懂得孩子们的渴望。
他们渴望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
他们渴望茁壮地成长。
他们不需要听空洞的大道理，
他们不需要过了保质期的精神食粮。
我知道——
我读过的那些有用的书，
讲出那蕴含在书中的故事和哲理，
也许会让孩子们
顿开茅塞，
看到新鲜的黎明的曙光！
我知道——
我走过的不寻常的路，
讲出那路上奇异的风光，
也许会让孩子们
避免弯路，
减少迷茫，
会帮他们排除前进的路障，
让他们的脚步更加昂扬！
我也需要修身再进呀，
我也需要重新武装，
追随这个时代最新的变幻，
倾听这个时代让人昂奋的交响。

我骄傲——我成为
关工委队伍的一员，
我自豪——我走进
学校和社会为我开设的课堂。
我就是这样焕发了——
那美丽清纯的童心，
我就是这样又一次——
又一次把红领巾戴在脖子上……

我知道
此刻那崭新的红领巾，
与我已显衰老的脸庞，
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巨大，
但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
让我懂得了肩上的重量。
我们多么幸运，
赶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时光，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给我们老老少少
提供了最大的舞台，
让我们去圆那最美的中国梦啊，
把未来幸福的新生活努力开创！

我站在讲台上，
望着台下一条条红领巾
和那一双双温暖的可爱的
孩子们的目光，
我记忆之海、思绪之海，
翻起一层又一层明亮的波浪。
我也曾是戴过红领巾的人，
半个多世纪之前，
我的年龄和这些孩子们一样。
可今天，我却以爷爷的身份，
与他们对话，和他们探讨，
他们用求索的眼睛望着我，
听我讲述那平凡而又非凡的以往。
无论他们还是我，
都注定是红领巾的主人，
我们都是红旗的一角。
我们为此，
感到心心相印，
不分彼此，

没有代沟，
共同成长！
我为此深感欣喜和快乐，
怀着神圣使命，
感到无上荣光！
我走上这神圣的讲台，
给孩子们讲读书的乐趣，
讲遥远岁月连队里的生活，
讲我走过两回的长征路，
人的一生也是一次长征啊，
如何让它处处闪亮？
讲雷锋怎样助人为乐，
怎样在日常生活的烈火中，
把自己炼成一块好钢？
讲诗歌是怎样
成为我向上飞翔的翅膀，
讲坚持写日记，
怎样经历日久天长，
让沉埋的日子，
在字里行间，
闪烁出新的光芒！
我要讲的课题很多很多，
每一个课题
都是我深思熟虑后
从心头自然地往外流淌……

我从红领巾时代走来，
我走向红领巾聚集的地方。
我的红领巾早已褪色，
但满眼的红领巾是那样夺目漂亮！
我有一颗不老的心，
这颗心与众多的年轻的心紧紧相扣，
追随着时代的脉搏，
那跳动的声音，
像鼓声雷声那样震响。
让我们一起为祖国效劳吧，
让我们一起为人民歌唱！
让我们红领巾中遮掩着的心，
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党！
——这就是
一个老红领巾的自由，
也可以说是
一个老红领巾的
——畅想……

“立正！敬礼！”随着赵世康清晰的
口令，所有士兵同时朝老婆婆抬起手
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士兵们的
手臂始终高高抬着，纹丝不动。
老婆婆一边擦着泪，一边颤抖着走
向士兵们。从排头兵开始，她一个接
一个摸着战士们脸，摸得很仔细，像是
抚摸自己的儿子。战士们敬礼的手臂
被她轻轻放下来。

这个40多年前失去老伴和儿子的
聋哑老婆婆，终于又有“儿子”了。此
后，这些儿子们只要有时间便来看看
妈妈，沉寂多年的小院洋溢着天伦之
乐。
盛夏的一场洪水，在人们熟睡的深
夜来临。洪灾比气象台预测得更加严
重。负责老婆婆所在城郊救灾任务的，
正是她的儿子们。

经过3天3夜苦战，洪水退去。城郊
安然无恙。只是，老婆婆少了两个儿
子：当初不肯收她桔子的赵世康和吴
刚。他们为了转移群众被洪水冲走……

老婆婆经常站在洪水光顾的地方，
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又一次被儿子们
拉回家，她却又一次次跑出来，捧着
绿油油的桔子。

秋天到来的时候，在老婆婆屋里的
供桌上，新添了两幅遗像，两位战士
灿烂地笑着……



胡杨秋色（油画）

朱志斌作



世相一笔

邵留军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亲，
即使后来当兵了，也不见好转。
刚入伍那会儿，家里只有一个座
机，邵留军想要联系母亲，只能拨打座
机。有时候不巧，碰上父亲接了电话，
邵留军也不多说，简单询问母亲的行
踪后，便匆匆挂掉电话。

后来，父母都有了手机，邵留军再
有什么事，便直接拨打母亲的电话。
如此一来，他与本就不怎么联系的父
亲沟通更少了。

“少就少呗，反正也没有什么共同
语言！”邵留军嘴上这样说，可见他对
参军入伍的事情还耿耿于怀。

那天，别人的父母都是成双成对
前来送行，而邵留军这边，只有母亲一
人。就这，据说还是母亲磨破嘴皮，说
尽软话，才得到父亲的同意。

“不过，你爸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男子汉大丈夫么，就是要志在四方，要
学会一个人走路，一个人成长。”母亲
突然站到父亲的阵营，为父亲代言，
“再说了，都是穿上军装的人了，不能
再拿自己当小孩了。”

没错儿，这像父亲说的话，一如既
往的“强硬”，一如既往的“正确”。但
是，邵留军敢断定，父亲当时的语气肯
定比母亲的转述硬10倍，语音也一定
高10倍！这么多年，父亲早已在他的
心里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轻易不说
话，说话必伤人。尤其在邵留军犯浑
的时候，可没少接受“教育”。

这还不是让邵留军最难接受的。
最让他困惑的是，父亲的眼里似乎只
有别人家的孩子，而且丝毫不吝赞美
之词。为此，邵留军好多次偷偷问母
亲：“我到底是不是我父亲生的？”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感到既好笑
又无奈，意味深长地说：“世上的爱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爱温柔，有的
爱严厉……”

邵留军相信母亲的话，但年轻气
盛的他还理解不了父亲对爱的表
达。直到选取士官后的一次休假。
那是邵留军入伍后第一次探亲。
当他正准备把带回来的荣誉证书放
进家中书柜时，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
目光。对着光仔细一看，他分明有些
恍惚了，那不是自己在营区一号门站
岗时的照片吗？

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好奇
心驱使邵留军第一时间跑去询问母
亲。母亲挡不住儿子的追问，只好道
出原委：“那都是去年的事了。当时
你不是训练受伤了吗？虽然后来你说
没事了，但你爸就是不放心，茶不思
饭不想，非要去看一眼。我就故意逗
他说，你不是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学会

难忘萨让之行

■徐丽桂

我曾在阿里工作、生活3年多，那
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烙印在心底。
每当看到有关阿里的文章和图片，我
总会想起难忘的萨让之行，想念那群
可敬、可爱的军人。

2013年8月下旬，我跟随部队勘
查组去各边防连队。从山岗到曼扎的
路让我印象深刻，将近200公里的路
途，要翻越海拔5780米的香拉达坂。
一路上坡，山腰路段略微好走些，
到了海拔5000米以上，棱角分明的石
块铺满山坡，挡住道路。在车里根本
无法坐稳，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蹦出来，
说话都带颤音。大家戏称这一路有三
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
嗓子里跳。

最令我难忘的是去萨让。阿里人
常说：没到过阿里，就没到过西藏；
没到过扎达，就没到过阿里；没到过
萨让，就没到过扎达。而去萨让的路，
当地人都叫它“阿里的天路”。

我们从波林山口下山，经过海拔
5060米的顿斯诺山口，继续前行就到
了去萨让最险的一段路——底加木
沟。从谷底到山顶落差上千米，我们
的车在“之”字形山路上不停拐弯。有
的悬崖拐弯处，越野车得有好几把倒
挡，才能歪斜着向前艰难爬行。一路
都听见车胎和地面的摩擦声以及刺耳
的刹车声，轮毂摩擦的焦糊味也不时
飘进车里。后来得知，还真有人做过
统计：这一路，共计330多处拐弯。

翻过底加木沟，我左手握的纸巾
都能拧出水来，右手因为抓着把手太
过用力而有些酸痛。过这段路，用扎
达人武警部长的话讲就是要做到
“四紧”：眼睛闭紧、手抓紧、脚蹬紧、
屁股夹紧。这也是人在极度紧张时的
应激反应。而边防连的大卡车常年都
要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样的路段，其中
的艰难与危险，对边防军人来说再普
通不过。为坚守国土，他们随时都可
能献出宝贵的生命。

一直在你身后

■戴永洋 吴陆海

一个人走路、一个人成长吗？怎么
说话不算数呢？”

听到这里，邵留军好像突然想到
什么，睫毛已莫名粘在一起。

“谁想到，他说去就去了。回来
后，我问他见着儿子了吗？他却说，
只要看到儿子没事就好，见不见不重
要……那时候，我就猜到，他肯定跟
以前一样，没有露面，而是偷偷待在
某个地方，远远地关注你，看到你没
事，然后就返回了。”

母亲的话像一个按键，顿时启动
了邵留军的“记忆库”，一个个场景
像放电影一般划过他的脑海。不过，
此时每个场景里都有父亲的身影，且
异常清晰。

“儿子，去看看你爸吧！其实，他
对你的爱一点也不少，只是把一切藏
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罢了！”母亲
说。那一刻，邵留军仿佛瞬间长大了。
他转身走出房间，走向距离小区不
远的公园，这个时候，父亲都会在那
里下棋。

果然，进公园没多久，邵留军就
听见父亲的大嗓门，那音调分明比以
前还要洪亮有力：“要说我儿子，可
厉害着呢！去年因为表现出色，被评
为优秀士兵。今年，这才刚开始，又
在军事比武中夺得金牌……”

听着父亲如数家珍的口气，邵留
军觉得好笑，却又笑不出来。有泪水
从眼角流出，他决定不往前走了，就
站在原地看着父亲，就像父亲站在
营区一号门外静静地看着自己一样。

一颗心香